

## 第二十六章 遠方來的客人

作為一個神職人員，托瑪斯牧師對任何賭博都敬而遠之。托瑪斯牧師出現在賽馬場上，既不是因為他對觀賽或賭馬有興趣，也不是因為他急著要曉得這次盛況空前的秋季馬賽後，根據賽馬總會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給教會的約定，他代表的各派基督教會將收到多少善款。

托瑪斯牧師到賽馬場來的目的，是要找艾瑪確定一位既將從利物浦來到上海的傳教士的確切行程。托瑪斯牧師本來屬於倫敦差遣會（London Mission），後來成為聯合教會（Union Church）的牧師後，兼管了跨越各派基督教會的傳教士接待工作。即將來到上海的這位傳教士和艾瑪一樣，同屬浸禮會（Baptist Church），而且和艾瑪保持著數年的跨洋通訊聯絡，他是剛從艾瑪新婚時訪問過的哈弗復德神學院畢業的李提馬泰先生。

托瑪斯牧師要在賽馬結束的當天向艾瑪打聽李提馬泰的行程，是希望從明天起，不要再有任何瑣事打擾在家待產的艾瑪。他的這種出於體貼，生怕誤了接待李提馬泰的船期的擔憂，事後證明是多慮的。

李提馬泰搭乘的“藍煙囪”公司的“亞克利號”，因為船身過大，不能穿過剛剛開通的蘇伊士運河，不得不繞道南非好望角，所以，直到下一年，也就是1870年2月12日，方才抵達上海。

這是一個潮濕寒冷的上午，鉛灰色的天空，寧靜沉寂，飄著稀疏可數的小雪花，左右上下輕輕翻舞，落到地面，立刻化為積水。和凝滯的氣候成為鮮明對照的是，外灘碼頭上汽笛長鳴，人來車往，人聲喧嘩的熱鬧場面。碼頭的過道上擠滿了人，堆滿了大包小包的行李。瘦小結實的華人苦力，身穿短褂，成群成隊地邁過跳板，把貨物扛下輪船，嘴裡

鼻裡呼出熱氣，頭上身上冒著熱汗。巡捕對著形跡可疑的野孩子，猛吹哨子，猛舞警棍，把他們從貨物堆裡驅趕出去。頭戴禮帽身著西服的男士們，穿著厚呢大篷裙的女士們，分不清誰是客人，誰是來接客人或送客人的主人，握手，擁抱，親吻，高談闊論，直到各自分手，或是被勉強擠進來的馬車接走。

在距離碼頭二十米外的地方，停著托瑪斯牧師的單駕四輪馬車。牧師和高易並排坐在車夫的座位上，車夫站在車前，高高舉著"浸禮會李提馬泰先生"的硬紙牌。艾瑪沒有來，她在家陪伴新生的男嬰，所以她請曾經在神學院見過客人一面的高易代表自己，同時也幫助同客人素不相識的托瑪斯牧師，來碼頭迎接李提馬泰。

碼頭上的人流像用手掌掬起的水，從指縫裡快速流失。一個身材長得敦敦實實，留著平頭的客人，在褪去的人潮裡，站在碼頭上用目光向四周探望。他看上去不過二十來歲，修剪整齊的絡腮胡子，稍有雀斑的臉上因下船的忙碌淌出汗珠，使挺直的鼻子比平時更加光亮。上身穿著緊領的黑色西裝，腳上套著仿佛要去很冷的北方的高幫皮靴。他的濃密眉毛間有一道"丁"字形的疤痕。苦力扛著一隻半新不舊的大皮箱，提著一件四角已經磨舊但是看上去依然很講究的麂皮手提皮包，站在他身邊，等候下一步該去哪裡指令。

高易一眼認出年青人眉宇間這條特征，站起來，揮手招呼："李提馬泰先生！"

青年人向高易揮手回應，三腳兩步，帶著苦力，和高易，托瑪斯牧師在馬車前會合，握手。

"內人要在家裡照看嬰兒，不能來碼頭接您，請原諒，"高易代表艾瑪致歉，"有任何需要幫忙的地方請告訴我，或通過托瑪斯牧師，轉告內人。"

"提馬泰，高易律師說得對，有需要就開口。在您來到之前，我已收到浸禮會魁麗斯夫人的信，要我好好照顧您。"

"魁麗斯夫人?"年輕的傳教士不勝驚訝，"我就是她推薦給浸禮會批准我來中國傳教的。她，還有您們大家，都待我太好了。"

"請上車，" 牧師做出邀請的姿勢。這時，車夫早已裝好客人不多的行李。

按照艾瑪和牧師商定的計劃，李提馬泰被安頓在牧師家裡。

牧師的家座落在虹口一幢簡朴但很寬敞的兩層磚房裡。樓上是寢室，書房，孩子學習室，樓下是廚房，餐廳，和小客廳。小客廳裡，棕色的窗簾，豎式的鋼琴蓋子擦得像鏡子一般亮，橄欖色的家俱和養育在室內的吊籃植物，給客人以雖不豪華但很舒適的感覺。客廳的中央臨時搭起生鐵火爐，為招待客人取暖。

燃紅了的煤塊吐出火苗，生鐵爐子被爐火嗆得不住喘息，造成蒸汽從攔在爐蓋上的水壺裡噴出，撲吡撲吡地頂起水壺的蓋子。跟餐廳裡的壁爐相比，小客廳裡的生鐵爐子散發出更均勻更溫馨的暖意。

牧師夫人伊琳娜是一位非常有文化教養，非常賢惠的主婦。晚餐后，她為托瑪斯和客人李提馬泰煮上咖啡，然后在客廳和餐廳之間的過道裡支起熨衣板，開始熨燙李提馬泰放在行李箱裡被壓皺的襯衫和西裝褲。

蘿拉，牧師夫婦六歲的小女孩，剛吃完餐后甜點，幌著兩條小辮子，跳跳蹦蹦地上樓去。路過客廳時，她一本正經地向李提馬泰行了個屈膝禮，顯然牧師家裡時常招待過夜的客人，所以蘿拉習以為常，鼓起沾著甜點糖霜的嘴角，滾圓的藍眼睛毫不怕生地盯著李提馬泰。

"蘿拉，給李先生說晚安。然后，上樓洗臉。"

"是，媽咪。李先生晚安。"

蘿拉說完，從客廳門口消失，然后是一陣碎亂的腳步聲，從樓下直到樓上的盥洗室。

托瑪斯牧師托著裝咖啡壺，糖缸，牛奶缸，和瓷茶器的盤子走進客廳。"提馬泰，坐著，不要起來。你的咖啡要加糖加奶嗎？"

"都要一點，我自己來。"

托瑪斯牧師替自己和李提馬泰斟上咖啡后，把咖啡壺放在生鐵爐蓋上保暖，很快，

小客廳裡佈滿濃郁的咖啡味，將寒冷的冬夜擋在窗外。

"提馬泰，中文學得怎樣？" 牧師問。

"很巧，船到香港的時候，碰到喬治摩爾牧師。您認識摩爾牧師的，對嗎？"

"非但認識，而且很熟。"

"他剛剛回英國度完第一個假期。要和我同船回上海。他誠懇地問我的中文程度。我告訴他，有人建議我，在旅途中不要學習中文，因為中文的方言發音相差很大，初入為主，弄錯了會改不過來。就這個建議，我征求他的意見。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覺得我可以先學習中文書寫方面的212個部首。於是，我就在船上跟摩爾牧師學212個像形文字般的部首。昨天晚上，船停在吳淞口過夜的時候，摩爾牧師對我進行了考試，我高分通過。"

"恭喜您。您的傳教基地選定了沒有？"

"選定了。在山東煙台。"

"為什麼選在那裡？"

"10年前，浸禮會派霍爾博士和克勞客斯去煙台開創傳教基地，可是霍爾博士在照顧霍亂病人時，自己染上霍亂，不幸死了。克勞客斯先生不久也回到英國。目前，在煙台基地，隻有勞頓先生一個人在主持，急需幫手，這是我要去煙台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煙台離中國的政治中心更近一點。我認為，真的要通過傳教改變中國人的信仰，必須從接近中國政治中心的地區著手。"

"煙台那個地方，經常流行霍亂，您不替自己的健康擔心？"

"我才25歲，小時候8歲下地耕田，12歲趕車運煤，身體壯得很，我從不為自己的健康擔心。"

"請問您的家鄉在哪裡？"

"威爾士 (Wales) 卡馬孫郡 (Caermarthenshire) 一個叫法爾德普林 (Ffaldybrenin) 的很窮的小村庄。我祖父是鐵匠，我父親年輕時是鐵匠，後來買了一些地，有了自己的農場。"

我的童年就是在父親的農場田地裡度過的。瞧，我眉宇間的這個疤痕，想聽聽我是怎麼得到臉上這個終生的標籤嗎？“

"一定是個很有趣的故事。”

"8歲的一天，我在父親的農場裡替父親放馬，也就是讓馬散步，吃草，和不偷吃農場裡的庄稼。農場用籬笆和外界隔開。緊貼籬笆的外界是一條小路，小路比籬笆內的農場地勢要低很多。那時我剛進文法小學，想在放馬的同時，溫習一下明天的功課。一不留神，馬就偷吃了一大把庄稼，我氣得用文法書揍了一下馬屁股，它馬上踢回我一腳，把我從籬笆內踢到籬笆外，摔在低10英尺的小路上。雖然沒有留多少血，卻在我眉宇間留下這個

‘T’字形的疤痕，正好代表我名字的縮寫，提馬泰 (Timothy) 的‘T’字。哈哈。。。“

"可以想像，您從小就是一個很用功的人。”

"說不好有多麼用功。至少我是很認真的。從8歲起，我在父親農場裡的小學念書，後來當了一年小學代課老師，存夠錢后去斯溫西師範學校。但是為了我哥哥能去學校，我不得不離開師範學校，回家種地，接替他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我哥哥得知一家學校在六十個申請人裡接受我當校長，他決定回家務農，讓我去當校長。“

"請問那時您幾歲？”

"17歲。後來我在那間學校拿出一個晚上為高年級的學生開設聖經課，成績不錯，便聽從一位師範學校同學的建議，考入洛克郡的哈弗復德神學院。神學院的學習打開了我的眼界，從此以後，我覺得生命不再隻是安安逸逸和周圍的世界揉合一體，生命應該像一棵小樹，不斷從周圍的世界吸取養份，成長為參天大樹，然後為周圍的世界遮風擋雨。”

年輕傳教士關於生命和大樹的比喻，使托瑪斯牧師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小客廳的窗戶對著花園，棕色窗簾垂下的陰影和窗外的樹木幾乎難分彼此，窗內和窗外各種夜間的影子輪廓模糊，重疊在一起。

"那麼，您為什麼選定到中國來傳教的呢？“

"我覺得中國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開發程度最高的民族，把中國人轉化為基督徒，有助於向周邊欠開化的民族傳播福音。托瑪斯牧師，我能冒昧問一下，您當時是怎麼選定來中國傳教的嗎？"

"印刷工作是我來中國，不，嚴格地說，是我來上海的原因。27年前，倫敦差遣會(London Mission)的傳教士麥都思先生，第一個從馬六甲到上海來傳教，他要辦一家印刷所，當時我也在倫敦差遣會，他得知我懂活字印刷，便把我從倫敦請來。想不到，從此我就在上海安家。真所謂‘天主所造的樣樣都好，如以感恩的心領受，沒有一樣是可擯棄的’，在我身上，就是如此。"

"您還在幫忙教會的印刷工作嗎？"

"麥都思先生創辦的印刷所，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現在還在，不過我早已退出。據說，現在用電鍍法製造漢字活鉛字，比27年前進步多了。"

"托瑪斯牧師，原諒我問得這麼仔細，因為有一位蘇格蘭聖經會的韋廉臣牧師，他在我當學生的時候，曾來神學院作過報告。他現在也在煙台傳教。聽說我要去煙台，他委托我在上海替他留意一下教會的印刷所。他有一些中文著作要出版，但是在煙台那個環境很難找到出版商。"

"是的，除了香港和上海，中國其他地方對於傳教士是不理解，不友好的居多。您在這方面已經有所瞭解，對您以后的事業是有幫助的。至於韋廉臣牧師的需求，我盡力幫忙。明天上午，我帶您去拜訪‘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提摩泰，還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事嗎？"

李提馬泰搖搖頭。

"時間不早了，您或許該回臥室休息了。"

李提馬泰回到二樓的臥室。牧師太太早已把熨燙好的襯衫和西裝褲整整齊齊地挂在衣櫃裡。臥室的四壁刷得雪白，在煤氣燈的照耀裡顯得特別光亮。李提馬泰將煤氣燈捻到

最暗，然后躺下在床上。臥室裡的黑暗，使他能透過沒有掩實的窗帘，隱隱約約地看到窗外長得很高的禿樹枝黑影，和在寒夜的天空裡眨眼的星星。

到達上海的第一個晚上，興奮和思緒不斷向年輕的傳教士襲來。牧師太太的周全招待和原汁原味的英式起居，使初到上海的他，完全沒有踏上異國他鄉的感覺。晚餐前，當他把從英國帶來的禮物，蘇格蘭朗姆酒和威爾士乳酪，遞給牧師太太的時候，面對餐桌上豐富的西式菜肴，他內心覺得挑錯了禮物。洋酒和乳酪，看起來在上海西人社會裡是不那麼希罕的。按照托瑪斯牧師的說法：“除了香港和上海，中國其他地方對於傳教士是不理解，不友好的居多”，那麼，在煙台，洋酒和乳酪的希罕程度，會不會和傳教的挑戰成正比呢？要把中國人從過去的，不合時義的古老信仰裡解脫出來，僅僅依靠自我犧牲的精神是不夠的。光有自我犧牲精神，沒有和中國人融合在一起，傳教隻會成為自我鼓吹的孤立狀態。就像老人談往事，怨婦談婚姻一樣，在硬拉來的聽眾面前，講的人津津樂道，聽的人昏昏欲睡。那麼，應該怎樣下手，才能變得和中國人非常親近，從而找到那根可以打動他們的心弦呢？

李提馬泰帶著一連串將近半個世紀的積累后才漸漸找到答案的問題，悄然睡去。

第二天早晨，奶油色的陽光透過拉高的雲層，稍稍驅走昨日小雪片留下的寒意和濕氣。花園裡偶爾飛來幾隻麻雀，在化凍的草地上左啄右叨，然後飛往鄰家，繼續它們執著的覓食。

李提馬泰飽餐了一頓牧師太太準備的有煙肉，煎蛋，果醬，黃油，土司，牛奶紅茶的豐富早點之後，坐上托瑪斯牧師的單駕馬車，前往“美華書房”。路上，牧師向李提馬泰介紹了這家印刷所的來歷。

“‘美華書房’的老板叫姜別利，他是愛爾蘭教徒。姜別利先生從前在美國的費城和波士頓印聖經，經過美國基督教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的推薦，來到中國，將開在寧波的教會印刷所‘美華書房’搬來上海，擴大規模。此後，這間印刷所不僅

印刷教會刊物，還出版科學書籍。前幾年，艾瑪夫人和我一起主辦華人兒童收容所，為了讓收容所裡的華人少兒學到謀生的一技之長，把幾個男生送入‘美華書房’當學徒。少兒們學得不錯，姜先生很樂意繼續這樣的陪訓。因為這樣的關係，艾瑪夫人和我跟這位姜先生很熟。“

“真是太巧了，韋廉臣牧師委托我找人替他出版的就是一本他寫的科學書《格物探源》。書稿在這個手提箱裡，”李提馬泰指指鹿皮手提箱。

“這隻手提箱看上去很考究，”托瑪斯牧師贊道。

“猜一猜，我花多少錢買來的？”

“半鎊？”

“1先令。”

“不可能！”

“我是在‘亞利號’停靠科隆坡時，上岸在地攤上買的二手貨。”

“真是價廉物美！”

馬車經過威利斯橋，從虹口將托瑪斯牧師和青年傳教士載到座落在蘇州河南岸的美華書房。一個講濃重寧波口音英文的工人將他們領入經理辦公室。

愛爾蘭人姜別利，除了頭上沒有留辮子外，裝束跟那個工人一樣。膝蓋沾滿油墨的背帶褲，帆布工裝的袖口卷起到胳膊，露出前臂的肌肉和洗淨后仍舊看上去發黑的手指，腋下浸透汗澤，紅紅的臉上有幾顆小麻點，卷發在后腦上凹下去一片，想必是睡覺時被枕頭壓的，起床后沒有梳理整齊。

“請兩位跟我先參觀一下鄙廠的工場，”姜別利聽完牧師介紹李提馬泰的來意后，興致勃勃地帶著兩位客人離開辦公室。

他們來到的第一處工場排滿了密密麻麻的中文鉛字架子。姜別利告訴他們其中一些排法的奧妙：“別被這麼多架子的數量給嚇倒。它們的排列順序是先按照漢字的使用頻率，

然后再根據不同的部首來分類的。和英文不同，英文隻有26個字母，包括大寫和小寫。中文的字母有上萬個，通過我們這樣的排列，對一個熟練工人來講，可以做到和排版取英文字母的效率，不相上下。再請看這種鉛字，”姜別利像摘葡萄一樣從架子上取下一枚中文鉛字，“從前，每一顆這樣的鉛字要用手工雕刻出來，鉛字的邊緣往往不夠清晰。現在我們用電鍍，先澆出鉛字的銅模，然後灌鉛。這樣做出來的中文鉛字，不僅邊緣清晰，而且如有損壞，可用銅模很快重做一個一模一樣的鉛字。這種鉛字，我們還賣給其他印刷所，銷路很不錯。”

“請問姜先生，一共有多少不同的中文部首？”青年傳教士問。

“212個。”

青年傳教士暗暗高興。在船上跟摩爾牧師學的中文部首，沒有白學，說不定有一天還可以用來管理印刷所。

姜別利帶客人去參觀的下一個工場是小樣校對車間。這裡放著兩張又寬又長的木板桌子，桌子兩邊坐著十幾個年齡不等的華工，正在根據原文查對剛印出的小樣。他們的面前放著紅藍兩色墨水，如果校對后小樣沒錯，就用毛筆蘸藍墨水打勾；如果校對后發現小樣有錯，就用毛筆蘸紅墨水打叉，然後用紅墨水點出具體出錯的地方。這些華工身穿同樣的工裝背帶褲，身上卻很少油墨。他們正在一絲不苟地工作，頭也沒有抬起來看一眼經理帶來的客人。

托瑪斯牧師走到其中最年輕的一個少年工人身後，悄悄地叫他。

“方瑞，早安。”

“早安。咦，牧師您怎麼來了？”

“我帶朋友來參觀。不打擾你，我走了。”

“那個孩子幾歲？”李提馬泰和牧師參觀完校對車間后，在門口問牧師。

“12歲。他是艾瑪夫人的華人助手阿芳的兒子。他每天有半天在這裡當學徒，半天回

收容所的學堂念書。“

“不容易。”

姜別利帶他們參觀的最后一處是印刷車間。這裡是整個“美華書房”裡最繁忙的地方。20台進口的滾筒印刷機，晃啣晃啣地印出不同尺寸，不同字體，不同顏色的印刷品。嚓嚓的裁紙聲，砰砰的釘書聲，搬弄笨重紙卷的吆喝聲，交匯成喧鬧的旋律。油墨味，機油味，汗臭味，揉合一氣。交錯奔走的人影，不停滾動的機器，嘎嘎來往的板車，混亂有序地交雜在一起。在這裡工作的幾十個華工，個個臉上淌汗，衣上蘸墨，聚精會神地照料手頭的工作。姜別利帶來參觀的客人，一下子就被這兒的聲音，動作，氣味構成的海洋震撼，攝服。

“姜先生，貴廠真是一間非凡的印刷所。謝謝您帶給我一個難忘的體驗。”李提馬泰跟隨經理回到辦公室后，真誠地向姜別利稱謝。

“提摩泰，您可能不知道，‘美華書堂’現在的印刷能力，不光在上海，在整個中國都是排名第一的。”

“我不能想像在中國還有比‘美華書堂’做得更好的印刷所了。”

“那麼李先生決定讓‘美華書堂’做韋廉臣牧師的出版商嗎？”姜別利直爽地問。

“是的，韋廉臣牧師要出版的就是這本科技書，”李提馬泰打開手提箱，取出裝《格物探源》手稿的大紙袋，放在姜別利的辦公桌上。

姜別利沒有馬上去拿那個大紙袋，卻從抽屜裡取出一個文件夾，交給李提馬泰。

“這是和鄙廠簽約出版這類科技書的合同指導，請先看一下。”

李提馬泰打開文件夾，看到兩頁合同草稿，裡面列出印刷費用，印刷商如何和作者分享利潤，出版后運往別地的費用。。。內容和在英國簽定同類合同相仿。合同指導假定和“美華書堂”簽約的必須是作者本人或法定代理人。

“請問姜先生，怎樣才算韋廉臣牧師的法定代理人？”李提馬泰看完指導后問。

"您有韋廉臣牧師的委托書嗎？"

"我有一封他的親筆信，請看。" 李提馬泰從手提箱裡取出信，交給姜別利。

"信寫得很好，" 姜別利看完後說，"不過，有一個小缺陷。"

"請講。"

"這封信沒有經過公証。"

"韋廉臣牧師人在煙台，我怎麼在上海替他的親筆信作公証呢？"

姜別利兩手一攤，沒有回答。

"這事要請教高易律師，" 牧師說。

"好主意。希望兩位去找高易律師搞定這件事情。我這兒的大門天天向兩位開著。"

姜別利客氣地對站起來告別的傳教士和牧師說。

托瑪斯牧師決定立刻帶李提馬泰去見高易，因為他不想為了書信公証的事情，擔誤李提馬泰去煙台的日程。

在托瑪斯的馬車離開"美華書房"，前去江西路上的"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時，喬治高易正在會議室裡接待麗如銀行董事裡德律師。

裡德律師一身倫敦新款的天藍色西裝，上衣口袋插著顯眼的紅手帕。他的貂皮大衣被事務所的男跟班挂在門外走廊裡的衣架上。和裡德的華麗服裝成對比的是高易的隨意裝束。高易沒有戴領帶，上身穿胳膊處縫著兩塊鹿皮的蘇格蘭格子呢西裝，下身是灰色的法蘭絨西褲。兩人之間更大的反差是臉上的表情，高易的兩頰像成熟的蘋果，容光煥發；裡德黝黑的臉像霜打後的茄子，毫無光澤。此刻裡德找高易不是來推銷期貨，而是請高易幫他對付推銷期貨招來的災難性麻煩。

"這麼說，投資人威脅要去領事法庭告閣下？" 高易聽完裡德關於投資錫蘭咖啡期貨慘遭失敗的陳述後問。

"豈止威脅，他們已經向領事法庭聯名投書起訴我誤導投資!"

"那麼，閣下認為他們的起訴是沒有道理的根據是什麼？"

"任何投資都有風險。我向他們推銷咖啡期貨的時候，錫蘭確實大旱，倫敦的咖啡期貨確實在天天上漲。想不到，雨季結束後的兩個禮拜，突然連降大雨，旱情解除，咖啡期貨的價格崩盤。天有不測風雲，能怪我嗎？"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根據您剛才的陳述，當初有些投資人曾經對閣下的天氣預測提出疑問，當時您是怎麼回答他們的？"

"'麗如銀行對錫蘭的氣候長年追蹤，氣候預測是有根據的。'這就是我當時的回答。"

"閣下能提供任何麗如銀行長年追蹤錫蘭氣候的書面記錄嗎？"

"都在這裡。" 裡德從身旁皮包裡掏出一疊紙，交給高易。

這些紙是一位在錫蘭的咖啡種植主最近三四年來寫給裡德的信。信裡的內容都是有關當地的氣候，以及氣候對咖啡收穫造成何種影響的推測。從字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寫信的人是裡德的老朋友，他種植咖啡的規模一年比一年擴大。信的末尾，用難辨的花體字代替簽名，所以高易看完這些信後，仍然不知道這位種植園主的姓名。

"您還保留這些信的信封嗎？"

使高易感到很意外的是裡德臉露為難。"請原諒，我暫時不能向您公開我朋友的地址。"

"是這樣的，這些信的內容對幫助閣下擺脫投資人的訴訟很有幫助。我確信，如果可以請到您這位種植園主朋友來上海一趟，到法庭上為您作證，那麼閣下對投資人期貨賠錢的責任就大為減輕。誠如您所說，任何投資都有風險，要您為雨季的反常負法律責任是荒唐的。這就是我要看信封，找到您朋友的姓名和地址的原因。"

"我的朋友不可能到上海來。"

"為什麼？是太忙還是身體不行？"

"他在上海有仇人，這輩子他不會來上海。"

"原來如此，"高易明白了剛才裡德臉露為難的原因。他打開桌上的雪茄煙盒，給自己和裡德都點上雪茄，然後悠悠地說："我可以請駐上海的英國領事館向駐錫蘭科隆坡的英國領事館發出照會，請您的那位朋友到科隆坡英國領事館錄下這些年來他幫助您跟蹤錫蘭氣候如何影響咖啡收獲的証詞。然後把這些証詞帶到上海的領事法庭，效果同他本人到上海來出庭是一樣的。"

"不，不行。我的這位朋友不願意跟英國法庭來往。"

"那麼由我去錫蘭拜訪他，在他家裡錄下証詞呢？"

"不行。我的這位朋友不喜歡跟陌生人打交道。"

"我跟你一塊去呢？"

"因為這件官司，我已經收到領事法庭通知，暫時不能離開上海。"

"這樣看來，要如何用到您這位朋友的証詞，確實有些難度。不過，他的証詞，對開脫您是關鍵。請給我一點時間找出辦法，繞過您不能去錫蘭，您的朋友不能來上海，照樣能得到您朋友的寶貴証詞。下星期這個時間，我給閣下答復。"

"我等著您的好消息。喬治，這件案子剛剛開始，現在還來得及彌補。如果風聲傳開下去，不光是我在麗如銀行的地位岌岌可危，麗如銀行以前的期貨生意都會被抖出來算老賬，為了保住銀行，我不奇怪，麗如有一天會把我開除，甚至送進監獄。所以，請您務必幫我不惜一切代價阻止這件案子向壞處發展。"

"您朋友的証詞就是這件案子的希望，我會盡力的。"

高易拍拍裡德的肩膀，將情緒激動的后者送出會議室。

10鐘后，托瑪斯牧師帶著李提馬泰出現在高易的會議室裡。

聽完李提馬泰的來意，高易喚來總文案容嘉樹，將韋廉臣牧師委托李提馬泰尋找出版商的信，拿去抄一份給律師事務所留底。然後請李提馬泰出示護照，和拿出聖經要李提馬泰起誓保證韋廉臣的信件的真實性。最後，高易在容嘉樹擬好的公証書上簽名和蓋上律

師執照的印鑒，就這樣完成了對韋廉臣牧師的信件公証。

"提馬泰，您現在可以拿著這份公証書和韋牧師的原件去‘美華書房’跟姜別利經理簽出版合同了。"高易把為數不多的幾頁文件交給李提馬泰。

"這麼快就辦好，真是太順利了！"青年傳教士邊說，邊打開手提箱，把文件放進去。

"這隻手提箱很講究，"高易指著李提馬泰的麂皮手提箱。這時，一行印在手提箱裡層蓋子上留有刀片刮痕的英文字母引起了他的注意。

"這隻箱子您是從哪裡得來的？"高易問。

"‘亞利號’停靠科隆坡時，我上岸花一個先令在地攤上買的二手貨。"

"您是說錫蘭首都科隆坡？"

"真是。"

"我願意花5英鎊買下這隻手提箱，您接受嗎？"

"當然接受，不過。。。"青年傳教士瞪大眼珠，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接受就好。請寫一張便條，聲明您買到這隻手提箱的時間，地點，人物。另外，我送一隻公文包給您裝這些文件。請兩位等一下，我去取錢。"說完，高易離開會議室去容嘉樹的辦公室取現錢。

"高大人，您是手提箱的收藏家嗎？"容嘉樹問。

"不是。"

"那麼您為什麼花5英鎊買一隻新的時候最多值半英鎊的舊手提箱呢？"

"因為這隻手提箱可能值幾萬英鎊。與人分享贏利，永遠是受歡迎的。"